

得法機緣

一天晚上，我接到弟弟打來的電話，說我年邁的母親血壓很高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我立即就回到了家鄉。

一進門就看到母親臉色灰暗，表情呆痴，見我回來也不言語，只是呆呆地看著我。由於血壓太高，她兩腿無力，特別是右半身呈

現出明顯的半身不遂狀態，坐在炕上低垂著頭，昏昏欲睡，情況嚴重。不少鄉親守候在她身邊。

屋裏的鄉親紛紛說：快商量商量，是不是把老太太送到醫院去。我當時也真有點沒主意了。家離縣城30多里，母親血壓這麼高，一路顛簸，實在擔心老人經不起這翻折騰，支持不到醫院。我們兄弟姐妹都一籌莫展。

情急下，我想起了家中有李老師的講法錄像帶。救母心切，趕緊往北京的家中掛電話，讓侄女火速把錄像帶送來。我深知大法的神奇。自己身上的頑疾當初就是在短短的幾天學煉法輪大法中，奇跡般地消失了，幾十年的藥罐子扔掉了，真正體驗到了無病一身輕。第二天下午錄像帶送來了。我決定就在大哥家中放錄像。大嫂曾患嚴重的心臟病，二尖瓣狹窄，也是在學煉大法功十幾天後就好了。

村裏的鄉親們聽說要放李老師的講法錄像，奔走相告，三三兩

大法救母出危機

兩前來觀看。我母親被我攬扶著前來聽課，由於兩腿無力，整個右腿不能邁步，上臺階上不去，是我用手搬著母親的腿一步一步挪進屋的。錄像開始了，李老師親切的身影出現在熒光屏上，大家聚精會神地聆聽講法，整個房間洋溢著慈祥和的氣氛。

時間剛剛持續半個小時左右，母親突然說：“我的後背不沉了，腰直起來了。”

這是我回家兩天來媽媽第一次主動和我說話，很顯然是她聽了老師的講法，來了精神了。隨即她又說，她右半身的胳膊和腿好像有東西從上到下的在拱，又像小耗子爬。這時有一個鄉親嫂嫂對我說：

“你看老太太的臉色轉過來了。”

當2個小時零50分鐘的第一盤帶子放完後，奇跡出現了：我母親雙手一扶沙發扶手，一下子自己站了起來。緊接著一步一步在屋子中間走了起來，右半身不遂的症狀消失了！

滿屋子的人都驚呆了，瞪大眼睛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。我非常激動，大慈大悲的李老師又一次救了我的親人。

哥哥高興地站在屋子中央，大聲對鄉親們說：“這功法太好了，我完全接受了。”一下子又有10多個人要修煉法輪大法。

2000年初由於我先生申請提前畢業，獎學金沒了，我們完全失去了生活來源，積蓄也差不多用完了。於是通過同學的介紹，我到一家中餐館裏打工。餐館裏甚麼背景的人都有，年齡也不等，我的同學事先就告訴我哪個人偷東西，哪個人心不正需要提防，我初來乍到，就已經感覺到這兒人人為一點小利爭鬥，環境很複雜。可我想我是修煉人，我不僅不能隨波逐流，我應該用我正的行為改變週圍的環境。

餐館老板為了減少矛盾，給員工們分工細緻明確，幹完自己的活就休息，沒有幫助別人的習慣。我去了以後，每天都幫別人，哪怕一個人沒幹完活我也不休息。別人都問我為甚麼那樣做，我告訴他們我修煉法輪功，知道了做事先考慮別人的道理。他們都很受感動，從此我們再也沒有了分

工。他們也奇怪為甚麼我來了之後大家都很開心，矛盾也沒有了。

後來聽說幾個剛來美國的中國人不會開車，我就負責接送他們，我沒覺得自己損失了甚麼，還可以減少別人很多不必要的麻煩。可有的人背地裏跟我說別做傻事了，不會開車的都走了，我們可以多賺錢。我

告訴他們，“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誰願意幹這又苦又累的活兒。他們剛來美國，以前在國內都幹體面的工作，可想而知他們的心情有多失落，做人不能只考慮自己，也得替別人想想。”聽了我的話，他們再也不作聲了。

在餐館裏有一個黑人常客，每天開門就來，吃得很多，從來不給小費。老板和店員一見他就喊，“吃白食

的又來了。”都不給他好臉色。當時我對待他就像其他客人一樣，他走的時候竟給了我兩塊錢，所有人都驚呼起來。我平靜地對他們說，

“人人都有善心，如果我們自己不想著儘量從別人的腰包多掏點錢，結果或許就不一樣。”從此，大家都不像以前那樣滿腦子只想錢了。

我在餐館打工的經歷

可奇怪的是，生意更好了，老板說是我給他們帶來了好運。在那裏我有機會就向他們弘揚法輪大法，跟中國人講法輪功的真實情況。大家的話題也在轉變，都談論如何做好人。在餐館裏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，他原先是上海一所大學的系主任，以陪讀的身份來了美國，由於語言不通，只能打工。別人都說他心不正，沒

一首獻給世界的新歌

一塊兒來唱吧，用輕柔的聲音，讓這首新歌，把友善，美德和尊嚴，充滿我們的心。一塊兒來唱吧，用我們的心，讓這首新歌，把和平，真誠與和睦填滿我們的世界。

肯尼斯·考賓·布魯克斯博士（Dr. Kenneth Corbin Brooks）是一位受尊敬的藝術家和美國晚間新聞發行人。他於2001年9月28日致信挪威諾貝爾委員會，全文如下：

呈上此信以提請委員會的關注，我們有必要重新評價善的力量。在現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下，存在著一個擁有一億之衆的世界性運動。熱愛神的人們為了自己，也為了所有熱愛神的人們發起了這一運動。一個陌生的名字，李洪志，賜予了這個世界一首新歌。這位歌唱者的本身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並不重要。這一柔和樂曲中找不到財產、名譽、爭端和拜物主義這一類的歌詞。誠信、謙虛、真、善、忍重複著樂曲的旋律。這動人的合奏在全世界40多個國家的小鎮、城市、村莊、教堂、清真寺和寺院裏飄揚。用聖經的語言講，他們已經成為高尚的人群。因為他們不能被直接控制，他們就受到迫害、毒打、殺害、監禁，並被宣佈為他們自己的祖國的敵人。但是，哪怕是自我防衛，他們都從來沒有傷害過迫害他們的人。沒有聽說有一名警察或是士兵受到哪怕是一點點的刮傷。就像甘地和馬丁·路德金一樣，他們完全是用善來對待一切。和平和寬容始於他們每個人的内心。

如果要做生意，外國公司就得同意這個政府的這些政策。是不是所有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，聯合國組織和數百萬的奧林匹克觀眾都得接受這一條件？這不是一個憑空的假設。新聞公司（News Corp.）、美國上線網絡（AOL）、時代華納公司（Time Warner）已經做出這樣的聲明。其他的新聞媒體也難躲此關。對這一政府表示“興趣”的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民已經遭到拘留和監禁。最近跟一位活躍的衆議院議員交談時，這些問題被擺到了桌上。得到的答覆是，“我們現在根本無法考慮這個問題！”儘管這會增加問題的複雜性，但也不能允許以“主權”掩蓋恐怖主義。最近在美國發生的邪惡事件迫使我們及早地，甚至是“刻不容緩”地置疑這些問題。香港的《南華早報》報導了中國當局正策劃更大規模的鎮壓。從過去發生的事實來看，我們都明白被無辜虐殺的人數將上升。難道我們這個世界一次只能考慮一個問題嗎？我祈禱不是這樣。我認為不是這樣。每個母親每天都在做同樣的祈禱和考慮。

懇請諾貝爾委員會授予這首新歌榮譽來傳達仁慈的訊息。

有人跟他說話。只有我善意地與他聊聊天。有一次我一提法輪功，他頓時來了精神，說以前他學校裏很多人

煉，來美國後他的太太還把大法的傳單簡介貼在了家裏的牆上。他說他很有興趣了解。隔日，我帶給了他一本《轉法輪》。漸漸地，我發現他也變得寬厚大度起來了。

三個多月後，我先生順利地

的好人。”我告訴他們修法輪功的都能做得到，還可能比我做得更好。

若不是學了大法，我怎麼也想像不出從前死愛面子的我，今天會心態如此平和地在餐館裏為別人端茶送水，以前連最簡單的家務活都不用做，現在竟能一整天幹著強體力勞動而絲毫不覺疲倦。是法輪大法造就了今天的我，給了我堅強的意志，使我真正做到為他人著想和先他後我。

前幾天，我以前的同學打來電話說，“你搬走後，系裏又陸續來了些中國人，我把你的為人處事講給了他們，這些人都聽傻了，他們不相信現在有這樣的好人。”我的同學告訴他們這是因為我煉了法輪功。我真為她能弘揚法輪大法而高興。

文/陳潔雲